



四川达州一名悍妇因坐过站这么一点小事与公交司机发生冲突以至造成人车坠江的惨剧之后,又有多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离奇事儿见诸报端;诸如上车老人恶语相向强使别人为他让座;一男子因坐错车,司机不能中途为他停车而大打出手,不顾行车安全去抢夺方向盘……真让人匪夷所思,唏嘘不已!无畏的发起、冲动、任性,难道这世界得围着你转?!

人与人之间本该友好相处,和谐相敬,怎能为自己的一点方便让行驶中的车子处于险境,全然不顾自身和别人的安全,忘了道德规范,丢了规章制度,我们可是有着恭谦礼让之风的国度,六尺于心,源远流长啊!

说到这里,我想起自己见过的两件小事。

这头一件也是在公交车上,一个老汉上车立马在前门的空座上坐下了。也许司机车子发动得早了那么一丁点儿,又或许站台下的路面并不平整,老汉虽已坐定,身子随着车子的晃动也晃了一下,座位旁有扶手,本也无事,可老汉不乐意了,开口骂将起来:“你个小龟孙怎么开的车?!”“把我晃倒了你可赔不起!”“我到你公司投诉你,你就别干了!”……司机没有理会老汉无休止的谩骂,老汉似乎对自己喋喋不休的指责还不解气,竟掏出你的手机欠着身子对着司机拍起照来,看样儿这老汉非要

## 两件小事

□ 陈景凯

怀才好。虽说得理不饶人,可你也并没多少理嘛!

另一件事是我在早点店吃完早点,在窗口讨要一只塑料袋带走剩下的包子。不想身后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经我这么一动,她端着的一碗稀饭溢出了一点汤汁在大拇指上。

我连忙致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完啦?”美女不高兴了。“我去给你重新盛一碗!”我说。“那也不行!”她的同伴在一旁帮了腔。“那怎么办哩?”我有点蒙了。“你得带她去医院看病!”那位冷冷地说。我一时窘极了,这点稀饭汤造成的“伤痛”,该去哪家医院又找哪科医生诊治呢?!我思忖片刻,递过去一张拾元人民币说:“这样吧,我还有点事要忙,就请你俩自己到医院买点药治治吧。”“不行!”还是不答应。我又掏出拾元钞票过去,两位美女彼此相互看了一眼,算是同意了。接过钱回到店里,顾不得大拇指上的“伤痛”去吃早点去了。我想,她俩还不同意,我可能还会递一张过去,并不是我有钱,而这无奈之举却可看出两位女子的人品究竟价值几何。

现在有些人 and 事真让人想不通!

汪菊生,字淡如,高邮人。生于1896年农历九月初九,卒于1959年农历三月十五。患心脏病去世,享年63岁。

## 汪菊生家世探究

□ 高林楨

汪菊生弟兄姊妹共五人,三男二女;汪菊生男排行老三。

汪家原是徽州人,后迁居高邮。从汪菊生往上数,才八代。汪菊生祖父汪恒是清朝举人。父亲汪嘉勋,字铭甫,是前清末科“拔贡”(比秀才高一等的功名)。高邮汪家上几代功名似都不过举人,所做的官也只是“教谕”“训导”之类的“学官”。祖父曾在外地做过官,后来做“盐票”亏了本,甚至把家产都赔尽了。后来的家业是父亲汪嘉勋几乎赤手空拳地创出来的:置田地,开店铺。田地三千亩,但好田不多,一部分在北乡。北乡田瘦,有的只能长草,谓之“草田”。店铺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另有一家布店:同和昌,在北市口。

汪嘉勋是有名的眼科医生。汪家世代都是看眼科的。

汪菊生的母亲是当时县里最有名的诗人谈人格(人称“谈四太爷”)的女儿,是个很勤劳的人。她吃长斋。

汪菊生年轻时在南京读过十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长大后,也为他人治眼病。解放前,曾在省立镇江医院眼科当医生。解放后,进高邮城镇第十六联合诊所(即“十六联”——城北医院前身)工作,任眼科医生,直至1959年去世。

汪菊生结过三次婚。

弯弯的小河,环绕着村庄,蓝蓝的天空,阵阵的花香……小时候,我的家就住在这小河边。庄上的人称小河叫“沟头”,这“沟头”就是我们几个“小炮仔子”的“迪斯尼乐园”。

每到酷热难耐的夏天,我们几个“小炮仔子”最喜欢浸泡在这幽凉的沟头里,相互追逐嬉戏,时而打水仗,时而做狗趴式,时而躲猛子……这还觉得不过瘾,我们光着屁股爬上沟头嘴子码头上的一块大石头,玩跳水比赛。大家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地往石头下水里跳。

记得我第一次跳水时,看着前面的小伙伴一个个腾空而起,如一道道优美的抛物线,我突然胆怯起来,心如敲鼓咚咚地响。我身后的小伙伴鼓励说:“勇敢点,别怕!”我向前跑了两步闭着眼睛,纵身一跃,只听到“扑通”一声响,溅起尺把高的水柱,人的身子一下子钻到了水底。慌乱中,我被灌了几大口,呛得鼻子酸涩涩的。我双脚用力乱蹬,好不容易才浮出水面。小时候的沟头,似一位天使,“哗啦啦”地唱着欢乐的歌。

晨曦,鸭子挤出栏门,摇摇摆摆,“扑通通”跳进沟头水中,像孩子扑进母亲的怀抱。它们在水中扎猛子,抖身子,拍翅膀,背上滚动着亮晶晶的水珠。妇女们顶着一方花头巾,肩上担一副晃悠悠的水桶,来到沟头边,踏上颤颤悠悠的码头板,弯腰崴桶,双手一提,身子一挺,撑起一副水桶,“噔噔噔”上了坡阶。扁担一路晃悠悠,吱吱呀呀,世界好像都倒映在水桶里晃荡

高科技的手段砸碎司机的饭碗不可。唉!老汉啊老汉,车上本无事,何必自扰之。都已过了耳顺之年的人,本该多些平和、宽容之性情,多点慈祥怜爱之胸怀才好。虽说得理不饶人,可你也并没多少理嘛!

另一件事是我在早点店吃完早点,在窗口讨要一只塑料袋带走剩下的包子。不想身后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经我这么一动,她端着的一碗稀饭溢出了一点汤汁在大拇指上。

我连忙致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就完啦?”美女不高兴了。“我去给你重新盛一碗!”我说。“那也不行!”她的同伴在一旁帮了腔。“那怎么办哩?”我有点蒙了。“你得带她去医院看病!”那位冷冷地说。我一时窘极了,这点稀饭汤造成的“伤痛”,该去哪家医院又找哪科医生诊治呢?!我思忖片刻,递过去一张拾元人民币说:“这样吧,我还有点事要忙,就请你俩自己到医院买点药治治吧。”“不行!”还是不答应。我又掏出拾元钞票过去,两位美女彼此相互看了一眼,算是同意了。接过钱回到店里,顾不得大拇指上的“伤痛”去吃早点去了。我想,她俩还不同意,我可能还会递一张过去,并不是我有钱,而这无奈之举却可看出两位女子的人品究竟价值几何。

现在有些人 and 事真让人想不通!

第一任夫人姓杨。杨家是本县大族。杨氏读过书,能写一手很清秀的大楷,与汪菊生结婚后,还能每天写一张大字,过着闺秀式的生活,不为柴米操心。后患肺病,于1922年去世。

杨氏与汪菊生生育有二女一子。汪曾祺排行老二,生于1920年农历正月十五。

汪菊生第二任夫人姓张。父亲叫张荫轩,是车逻张庄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他的房屋坐落在原城南医院,里面的原有数十间房屋,及偌大的一个院子、花园,均为张家家产。张氏也读过书,识字。婚前即咳嗽得很厉害(已患上肺结核)。与汪菊生有二男一女,二男幼年先后病逝,一女嫁到镇江,60多岁病逝。张氏后来也因肺结核去世。

汪菊生的第三任夫人姓任,叫任仪贞。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家有田地万亩,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

任仪贞生于1908年农历正月廿五,卒于2000年农历正月十九,享年92岁。与汪菊生结婚时30岁,汪菊生时年41岁。

任氏与汪菊生生育有三子三女:海珊、丽纹、锦纹、海蓉、陵纹、海平。海平3岁病逝。海蓉1962年16岁时不幸死亡。海珊在原卫生防疫站(现市疾控中心)做美工,工作至退休。丽纹在城北医院做妇产科医生,工作至退休。锦纹嫁到泗阳,在百货公司工作,退休后回高邮定居。陵纹1963年到安徽谋生,嫁到安徽,2015年69岁病逝。

## 沟头

□ 胡兴来

起来。乌发溜光的小媳妇臂弯里夹着淘米箩子,一手拎着菜篮子,袅袅婷婷地走到沟头码头板上,淘淘洗洗,说说笑笑,沟头两岸欢声笑语。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沟头的水面上,为它涂上了斑斓多姿的色彩。在田间忙碌了一天的主妇们乘着凉爽的晚风,一边洗着脏衣服,一边高声谈论着家长里短。说到伤心时,一滴滴似珍珠的眼泪滴入沟头水中,沟头以慈母般的胸怀分担着她们的哀愁。讲到高兴时,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叠加着沟头嘴那块石头上响起的一阵阵“梆梆梆”棒槌敲击衣服清脆声,此起彼伏,如同一支动听的交响曲。

每到冬天,沟头里的水位就退下去了。女孩子们从沟头滩边捡来一颗颗指头大小光滑的螺壳,大家相约在一起玩打螺壳游戏。一颗颗漂亮的小螺壳,在她们的手中时而天女散花、时而叠成罗汉、时而呈众星捧月,变幻莫测,花样倍出。男孩子们则拾起沟头边的瓦片或瓷片,反手用力往如镜的水面擦去,只见瓦片或瓷片在水面快速跳跃穿行,引来小伙伴们的尖叫喝彩。

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岁月里,每到年尾岁末,我的父亲就会约几个庄上的“闲老倌”弄来水车,用泥土把沟头嘴子一堵,水车一支,半天工夫不到,沟头底子就朝天了。抓到的鱼虾,从来都不是几个动手出力的人独吞,而是大小鱼虾搭配均等后,有规有矩地按户分给。这种“人人都有份”的共产主义风格,至今还停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

高邮人的话语里有一个词汇叫“家数”。孩子不懂事,犯了错,长辈会当面训斥和教诲一番,目的是让孩子懂点“家数”,将来成人;不然,出去做事,会被人家笑话,说某人家没“家数”。比方说,家中来客,设宴招待,小孙子“人来疯”,爬上桌拿起筷子就去撵自己喜欢吃的大虾。坐在一旁的爷爷脸一沉,用筷子在小孙子的筷头上敲了一下,喝道:“不得家数”(有时也说“不上家数”)。显然,这里的“家数”系指家规和家教。家规是家庭教育的内容,指日常生活的规矩、规范;家教则是对子女教育训化的过程。在高邮人的“家数”中,饭桌上,客人、长辈不动筷子,家人、晚辈是不能先动筷子的。筷子如何拿,也是有讲究的,两只筷子只能一上一下去夹菜,不能并列、横着去铲菜,更不能在盘中乱翻、乱掏。吃饭要斯文,不能“穷吼”,嚼菜、喝粥不能发出很大的声响。我清楚记得,小时候,因家中弟兄多,人不敷出,食不果腹是常有的事。一次去亲戚家吃寿宴,去前,父母再三叮嘱:“宁生穷命,不生穷相。”席间,看到那么多平时少见的大鱼大肉,只能循规蹈矩,不敢造次。这些儿时

所受“家数”教育,至今言犹在耳。高邮人认为:不喊人(尊称)没“家数”;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人前跷二郎腿,没“家数”;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没“家数”;说话没大没小,指手画脚,唾沫星四飞,没“家数”……

究其词源,我认为,“家数”与“礼数”应同出一辙。“家数”是“礼数”的一个分支。“礼数”指礼节和礼貌,从古至今,从书面语到口头语,全国范围都在使用。近年来,报纸杂志上谈论它的也不少。而“家数”仅见于高邮及周边地区,我询问了一些外地朋友,扬州有这个说法,泰州没有,苏南也没有。查百度词条,“家数”一词,出自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显然,这里的“家数”是指诗文、技艺的家法传统和流派风格。与高邮坊间的“家数”内涵大相径庭。“礼数”“家数”构词为什么都用了“数”?妄自揣摩,很可能与“数”的本义相关,无论是礼数还是家数,都不会只有一条,而是由很多方面、很多层次、很多条的规矩构成的。比如通常所说的“礼数”,就有居家、在校、处世、聚餐、出门、访人、会客、旅行、对众、馈赠、庆吊、称呼等十二个方面,上百条规范;高邮人的“家数”也不

去年冬天,《无问西东》很火的时候,朋友圈各种刷屏,我对斜阳说:十五年前我去过西南联大。妹子表示“佩服”。

那是刚做导游不久,有个机会去云南。这样的优质线路一般都是老板亲自带队,一来自己走四方开眼界,二来工作需要,以后为客户介绍线路时更有底气和说服力。老板没空,旅行社刚刚起步,最要紧的是拓展业务,所以好事就落到我头上了。

刚开始没反应过来,临走前一天,突然想起,西南联大校址就不在昆明吗?机会难得,必须去看一眼!

旅行社隔壁正好是电脑房。那时网络还没普及,县报的编辑还在用自来水钢笔改稿,我还没有QQ,伊妹儿是什么不知道。我们设计旅游线路,都是手写好,再请电脑房的人排版打印出来。我跟隔壁同事说,查点云南带团的资料,借一下电脑,同事让给了我,我用下班前几分钟时间匆匆浏览了个大概,第二天就稀里糊涂地带团出发了。

遥远的七彩云南很让人期望,飞机飞三个多小时才到,我激动的心也飘成了彩云模样。

一路游玩,石林、大理、丽江……最后一天回到昆明,留给我的私人时间只有晚饭后的几小时,正在庆幸、筹谋,团里有位大姐提出饭后陪她逛街。看她一路衣履翩跹,深知服饰对她的重要,我深吸口气,满脸堆笑:好啊好啊!

心里着急得很。

逛完商场回去的路上眼见夜越来越黑人越来越少,心中忐忑,还去吗?如果不去,错过机会,下次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来。那时小县城的人出一趟远门,不像现在出门旅游跟下馆子一样方便。何况是边陲之境,也算是天之涯地之角了。

其实至此,联大旧址在哪我都不知道,那天电脑根本没查到多少信息。第一天到昆明我就问地接导游,他反问我:西南联大?大学?你男朋友在里面?

这是2002年的春天。回到酒店,电梯里遇见旅行

## 高邮人的“家数”

□ 贾怀景

宦门第出文人,他们有著述,或在族谱、祠堂、条幅中留下《家训》,而平民百姓则以“耳提面命”的方式传承“家数”。

“家数”的关键在于养成和传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就是塑造人。家长要像园艺师、铸造师、雕刻家那样,在孩子可塑性最强的阶段,不断对其修剪、打磨、雕刻。“玉不琢不成器”,成人比成材更重要。塑造的“范”是什么?就是“家数”。高邮人有句老话,“从小定八十”,“从小”的教育就是“家数”教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牙牙学语起,父母就教他“喊人”,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后来父母不提醒,他都会主动叫,小嘴很甜,讨人喜欢。这样有“家数”的孩子,长大能不尊重师长、彬彬有礼吗?爷爷奶奶搀着孙子过马路,反复叮咛“红灯停,绿灯行”,剥下的香蕉皮先抓在手上,等走到有垃圾筒的地方再投进去,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这样有“家数”的孩子长大后走向社会,能不遵守社会公德、具备环保意识吗?反观现在有些家长不惜代价,送孩子补数学、补外语、学钢琴、学绘画,自己得空则玩手机、打麻将、赴饭局、泡歌厅,与孩子的沟通大大减少,“家数”渐渐淡漠。走入误区的家教难道还不应该反思吗?“家数”传承最大的特点是“润物细无声”,父母喜欢读书,谈吐文雅,孩子在耳濡目染中,自然喜欢学习。吴越钱氏,诗书传家,是中国最传奇的家族,一千多年来人才辈出,仅现代的就科学家“三钱”,国学大师钱穆、钱钟书,政治家钱其琛,钱正英等一长串名单。为什么这个家族长盛不衰?《钱氏家训》薪火相传,家家家教功不可没。高邮人的“家数”教育也是这个功能,靠的是长辈垂范,世代传承。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大家都有了“家数”,社会能不和谐吗?

“家数”,多么美好的一个词汇,高邮人使用它,很可能只是世代相传的一种语言习惯,但它却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现实教化功能为高邮及周边地区的方言,增添了一抹绚丽的亮色。我看,它应该算得上高邮人的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

## 夜访“西南联大”

□ 朱燕华

团的袁先生,我一把“抓住”他:陪我去下西南联大。他一脸茫然:西南联大?什么地方?

来不及解释,解释了也没用,此时此刻我总不能跟他聊清华北大,聊沈从文陈寅恪……张不开嘴……

我对好脾气的袁先生说,你只管跟我走就好,这个点我一个人不敢出去。

拦了出租车,我支支吾吾说不明白,司机倒也果断,说,送你到云南大学吧!此时已过21点。

下了车,从一条僻静巷子中的一个小门进去,迎面一幢老式的楼房,遇见一男生,男生说,西南联大在云南师范大学里,不在这里。顿时泄气。他赶紧又说,没事,出云大西门,过天桥向前走一段就到。转悲为喜。

夜色朦胧中,男生带我们穿过云大校园,走过情人坡,送我们至西门。

很顺利地就到了云南师范大学。

校园东北角上,一排房子,两间教室,教室外墙上挂着一个简单的木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昏黄的路灯下,我上下逡巡,感慨万千:山河依旧,物是人非,教室好简陋!

我大概是不愿承认,联大原本就是草房大学。

校址右手边一个建筑工地,在建学生宿舍楼。有点乱。

袁先生抱怨:大晚上来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被他说中了,一转身,隔壁是“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和烈士陵园,赶紧进去。看不清碑上的字,后来才知道,除了烈士墓,那两个独立并排的坟冢是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清明刚过,墓地上苍松翠柏,白花朵朵。月上中天,夜色愈加明亮,墓园寂静清明,我在墓前的台阶上坐下来,风过脸颊,虫鸣唧唧,曾经的一寸河山一寸泪,曾经的风尘仆仆万里奔波,如今都归寂于眼前这半指清凉,所谓月华如水、四围晏然……

思绪正散漫着,吆喝声传来:走吧走吧,大半夜的!你要在这变鬼吗?袁先生怒了。

后来《无问西东》,比别人多了几分情绪,仿佛一切和自己有关。看到铁皮顶教室被雨打得噼里啪啦响,师生无法上课,静坐听雨……一时泪崩。